

黃侍御疏稿序



國家之氣運類默有
主之者而惟卓識遠
見之已能救禍於已

形防患於未至此非
有骨鯁不避危難正
言讜論奮不顧利害
以其身捍名教而正

國維者不能然也當
懷宗時禍中於奄人
巨憝旣誅璫焰猶熾
天下之勢固岌岌矣

而中朝之朋黨日尋
牛李之怨至興黃門
北寺之獄君子小人
迭為消長聽斷不明

遂以亡國悲夫徐孺
子有云大厦之傾非
一木所搆反覆斯言
可為流涕者矣侍御

黃公自為令時卽與
璫忤在言路首糾殿
功矯僞劾奏六十餘
人旣而荆溪方謀柄
政公抗疏糾之又糾
烏程於閣訟之日批
鱗折角窮其根株槩
牙譔譔不少挫邪蠹

鷓鴣張思以危法中公
公杌捏且十年士人
先後柄用而國事已
不可為矣嗟乎推公
之心常以進賢退不
肖為己任欲先事消
弭措國於不傾之地
者人主用人一不當

而危亡隨之徒使天下後世追歎以為知言嗚呼此豈公之心也哉昔張文定公作

老泉墓表特載辨姦一篇子瞻謂知之盡而信其然決不可沒於後世者以此今黃

公疏草十餘皆有裨
治要而其大者卓識
遠見實與氣運相終
始余故表而出之使

尚論者知所考焉則
千載下又可以得公
之心也已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修撰虞山年家後學
歸允肅頓首拜撰



侍御黃公奏章序

嗟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關一不慎
存亡係之矣誰不重哉朝廷上
日思進君子退小人乃小人率日
熾者以其援引泥密膏緣也

習巧以蔽人主之明使君子之
言不入而卒不獲見知於一日也
悲夫求治之主思得君子而用
事不滑不切乃使之當前不
御乎御史為天子耳目臣
既身之目之矣言即不當矣尤
况愷切之辭易辨也人臣至
不避斧鑕犯當事之忌豈其
不才乃不見察豈非天哉連生
也晚未獲見朝廷盛事咸童

時聞黃御史敢諫有無行詞
臣疏直斥奸邪一時重甚幸
采者多為危懼曰是獨不為
逆璫三祠者也且是之事教優
相者也危哉前彛溫體仁者
已治獄矣是不避甚相隨入獄
乎既而以大慶得薄罰曰幸也
既而曰是必不免後果於黃公
為孝繼母再從葬及罷歸孝
得教見之持見既大氣字亦

大放蕪言舉事出尋常萬上
竊維斯人不使在朝廷天下事
甚可知矣常以自憤庠辰多遜
公車隊至京師黃公所彈之
人已再入相矣以所見澄所聞遂
不禁喟然嘆息有以夫黃公
言之不入也再入相且令督師
彼何人斯信之任之觸其鋒者
斥之杖之至於三焉悲夫章奏
國之紀也其用与否氣運乘之

人臣入告苟事非切實辭不條
達少懇摯不見納固宜黃公
指陳則切實也條暢甚多反
覆盡義肫懇至矣如糾矯偽
闕票逆孽蒙面辨通閩法奏
何甚快人心目者而票擬朦朧
那移批非所荅言在不得_三不納
而終也不納且陰忌之盤錯之至
岷藩一案經年不決黃公至則
菽謀燭逆持紀於羣終委謝

中決大獄定王嗣守經斷義
辭慷慨也曰因人成事乎因人
者誰也加漆黃公楚人士豈無
口波因人者且自慚手書相慰
是安可誣哉慮其入而直言欲
中以事則不可得故抹糊以羅
去嗟乎天生君子際求治之
主不使泚也濟寢乃終困於
斯人之手是烏取也豈其窮陰
極晦固斯人之一時興亡則既定

也假之使亂之乎雖然百世
而下其何逃於著書立言者
之筆斯足以報之矣曉園從

錫宋璉謹序



疏草卷之上

目錄

糾矯僞疏

糾閣票疏

矯僞指名疏

振法紀勵臣工疏

糾逆黨遺孽疏

和衷疏

疏草目錄

再糾僞官蒙面疏

蒙面指名疏

舉所知以儲顧問疏

糾惡紳肆劫都門疏

糾無行詞臣疏

回話疏

論典試關通疏

疏草卷之一

東海黃宗昌著

糾矯僞疏

題爲矯

旨不可不辨僞官不可不刪謹直述

殿工加級時日以仰祈

聖斷盡屏回邪事臣以東海監儒叨中壬戌進

士謬領衝令六載於茲每聞

疏草卷上

乙

國步艱難徒抱杞人之慮苦心自茹上達無
繇今值我

皇上龍運初興拔臣言路正臣得展朴忠之日
他如細事姑不暇舉謹掇大惡不赦世界
必不可有之事爲我

皇上陳之竊惟權奸大惡無如矯

旨人臣玷染無如僞官矯

旨雖細法所必誅僞官雖賢千載共棄况巨惡
業已服其上刑彼僞官者尚容一日留於
唐虞治庭乎逆璫竊弄

國柄陰謀叵測屏除異已誅夷善良彼豈一
旦而無忌若是率繇懷祿固寵之輩阿諛
苟容當先而逢遂駸駸然有以侈其好大
喜功之心因以生其矯竊問鼎之漸幸我
皇上大聖挺生彼逆安排未定若稍緩時日俾
進之徒津津不已逆之濶視大步尚忍言

哉如寧錦報捷不過敵人解圍自遁非能
斬將搴旗復有寸土乃虛張聲勢命爵論
功卽
朝臣一毫無與者皆陞官廕子
賜幣賚金濫至百餘人

國家名器盡爲逆璫收羅心腹之物然此距
先帝升遐之時尙有旬日雖欺罔擅行猶曰
禁勿之事誰敢與知或矯或否半屬疑端至於

三殿不日之成一敘尤亘古所無據昭示外庭
先帝賓天乃八月二十二日敘功行賞在八月
二十一日計

先帝久已不豫此正大漸之時豈有安閒出
詔之理縱曰
彌畱一息不肯以昏亂示人則不聞此日召我
皇上付托大寶及

命大臣申諭軍國重事而乃諄諄以不必緊要

之事加恩於虛糜官爵不必緊要之臣以爲一大

顧命乎此薄海內外人人所不敢信者也蓋逆璫此時雄心正熱向後步驟自有安排故預先竊命論功結要心腹蒙賞者大半非乾兒義子卽稱功頌德之人他日欲有所爲取之左右其手其心亦太不良矣今首惡旣磔燕翼當殲凡加銜陞爵諸臣出自

魏氏者皆魏氏官非我

皇上官也恩典旣失猶戴僞器以立於我堂堂堯舜之朝此亦良心盡喪不可以稱人矣卽我皇上久已燭其肺肝惟不欲顯暴其罪狀曾

傳諭加銜者各使辭免已於優容之中明示其厭薄之意乃諸臣不自引退徘徊畱戀如保故常甚至蒙面喪心操戈反面欲混於正人君子之流以固位者有之是欲自掩

欺人以欺我

皇上也伏望

皇上大振乾綱將加銜僞官諸人勒令各各引
退得自投閒庶清明之世不至點辱

朝班任彼分汚於草莽蓬蒿可耳臣以新進
小臣非不知元氣當培攻伐可緩第在昔
肆虐之時則宜倡爲保元氣之說以與逆
璫抗在

今昌明不諱之日邪氣不盡除恐元氣終不
可復故于始進時不能隱忍輒敢披陳蓋
臣自去秋分較之役日擊其事抱此忠憤
久鬱於中乃獲盡言如是第事關衆怒言
出禍隨臣旣以此七尺許國家奚暇他顧
卽通身受禍固所不辭耳伏乞

皇上鑒納施行臣無任兢禱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具

題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叙工冒濫久宜澄汰所奏加銜與殿工
無涉者都着查覈以憑裁奪該部知道

糾閣票疏

題爲臣疏直糾矯僞閣票擬以冒濫謹再疏
糾明伏懇

皇上大賜乾斷立燭模稜事臣待罪衝邑尺五
天南於凡吏治民生

朝常

國是見聞頗悉然尚有待以敷奏未敢遽陳
特於邪正之大防消長之攸係否泰治亂

之大機不容姑待者故于進身之始先舉以

聞蓋臣素性慤直中懷鬱憤不暇逢迎物情甄別禍福乃於前月二十七日恭奏矯

旨不可不辨僞官不可不刪一疏其意以爲當今大事莫過於此竊欲附于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意于本月初一日奉

聖旨叙工冒濫久宜澄汰所奏加銜與殿工無涉者都着察覈以憑裁奪該部知道欽此臣思前疏惟指逆璫擅行矯

旨多官頂戴僞銜故舉其叙工時日彰明較著者而言之自始至終通篇惟此一事並不取以駢枝贅語輕溷

聖聽蓋意原非糾冒濫也謂冒濫者固可誅卽非冒濫者而授賞于此時是誰賞之耶亦非糾與

殿工無涉者也謂無涉者固可誅卽與
殿工有涉者而命官于此時是誰命之耶蓋冒
濫之罪猶可商矯僞之罪不容誅耳臣旬
日來仰見我

皇上祀

天禱雨有成湯桑林之應

兩宮大禮有文王河洲之化盛典頻仍萬機
不輟凡有章奏自宜發票閣臣臣今所奉
之

旨閣臣票也臣披肝瀝血不避忌諱輒糾此大
奸不道之事而閣票乃以冒濫二字槩之
亦與臣立言之意大不相蒙矣如臣果爲
冒濫發疏則邇來加銜加爵冒濫非一人
叙工敘賞冒濫非一事皆舍而不糾亦何
必舉此叙

殿工者而汲汲焉拚命亟請爲也夫臣疏所糾
疏草卷上

若此而閣臣所票若彼竊有以啓臣疑端
矣得無閣臣平日稱功頌德戴逆惡爲二
天一旦失其怙恃見臣所刺有隱隱心動
者耶得無前日所出之

旨閣臣與逆惡表裏爲之故見臣之疏囁嚅而
不敢出口以自護其隱痛耶得無力庇其
所私狐兔之悲切香火之情濃耶不然何
其判然不侔若是也臣竊見邇來閣臣席
不暇爨皆以言去嘗嘆所去者固非純忠

謀

國之老然以一揆地爲遠廬甚非所以
君臣歡洽求治之道萬一居言路必於此斟酌
不敢求多焉今

奏者大惡不赦之條而票者乃毫無干涉之
語是豈小事糊塗乎又何怪乎言者不日
相尋而至也臣願

皇上加意于閣臣所擬進票

肯或于原疏相蒙與否及其事情輕重相副與否是是非非或可或駁務令勁豎脊骨大張眼界以副其平章之實則奏報合情上下相應天下治平不難立致又願閣臣念聖主挺生不易各各摠其忠悃免副

明時使異世而下稱爲賢輔豈不休哉臣因又爲閣臣效他山之石者如此伏惟

皇上簡臣原疏特行申諭毋使再持兩可模稜
則

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崇禎元年五月初二日具

題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覽奏矯僞冒濫就中無甚分別黃宗昌倘知矯僞有人不妨指出不必爭票擬

矯僞指名疏

題爲欽奉

聖旨指出矯僞事臣前有臣疏直糾矯僞閣票擬以冒濫一疏臣意謂逆璫於我

國家變故之時乘機矯

旨賚叙殿工結要心腹

旨旣屬矯官亦屬僞而閣票槩以冒濫二字殊與臣意不蒙故臣具此疏似謂此四字不

可合爲一義也復奉

聖旨覽奏矯僞冒濫就中無甚分別黃宗昌倘
知矯僞有人不妨指出不必爭票擬欽此
臣於是更感我

皇上聖度如天

優容言路臣慙如此而猶不卽加譴呵

曲賜誨諭夫臣亦何敢爭票擬也第章句腐儒
拘泥字義謂矯僞之罪應浮冒濫之上大

哉

王言包含廣大謂矯僞之罪卽在冒濫之中今
奉

旨指出臣敢不仰體

聖意蓋臣之始疏所以不指者非有所避忌謂
殿工一叙具在該部一察覆而瞭然也且臣原
只糾其事非能盡憶其人旣奉

明旨謹察去歲卽報所列諸名不敢溢一不敢

遺一一一爲我

皇上指之則黃克績白所知范濟世董可威張
曉曹爾禎張我績霍維華邵輔忠呂純如
趙綬劉遵憲王之臣王之采袁可立闕鳴
泰許宗禮李夔龍呂圖南張九德張文郁
郭興言陳維新楊維新楊文岳楊所修郭
興治張惟一殷國璋潘士聞王鳴玉何廷
樞張樞王珙張素養陳王庭倪文煥蘇兆

先邢紹德王時英汪裕何可及陳朝輔趙
胤昌汪若極張文熙李應薦李思啓曾應
瑞袁鯨梁炳安伸李應公王大年晏春鳴
智鋌單明詡朱國盛田吉岳駿聲李春茂
諸臣等是也夫是諸臣者立身各有本末
人品或自不同其中固不少廉維盡亡乘
機希寵以此爲功名之會亦豈無二三好
修之士誤爲逆惡所加第諸臣所奉之矯

旨同則其爲僞官也亦同豈以印纍纍綬若若者真

先帝物居之而不疑耶况

先帝騎龍上仙諸臣卽日謝恩受爵自古以來有此世界有此事理乎柰何認爲固有揚揚得意以假爲真以辱爲榮哉及我皇上有許自辭免之

旨煌煌

天語充耳不聞反覺僞器有香招搖都市臣節如此安能令臣不以白簡從事也抑臣非苛求於諸臣者敢平心與諸臣質當叙功之時固有在京者在差者在藉者之不同卽奉

旨辭免之後有辭於先者有辭於今者有竟不辭者之不同夫在外或出於不知猶可言也在內者其何說在遠之不辭猶可言也

在近者其何說伏乞

皇上或勅該部查免或令諸臣自陳如再有頑
鈍無耻係戀難捨者許臣仍疏糾叅以憑
聖斷臣于是有感前時之部覆也獨免於部屬
以下者而寬於省臺以上者何也豈部屬
以下者爲矯而省臺以上者獨真耶臣更
有感於諸臣之辭也獨請辭其銜不忍辭
其官何也豈盜竊人賊主人覺而捕之僅
以贓還主人遂脫然爲良民耶合無諸臣
束身待

命聽

皇上之獨裁或盡行罷免或念平日有一二素
履無咎者准辭先銜與收後效又我
皇上法外之仁非臣之所敢言也

崇禎元年五月初十日具

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覽奏所指矯僞人數太多雖據所見其中
各有本末不必槩詆該部知道

振法紀勵臣工疏

題爲法紀凌夷不返人情一律波靡有辜

聖明獨勵之心無以仰承更始之化伏乞

嚴勅百執臣工改絃易轍極力擔當實心任事

一洗蒙憤之積習以佐

維新之盛治事臣前有疏指出矯僞奉

聖旨覽奏所指矯僞人數太多雖據所見其中

各有本末不必槩詆該部知道欽此

皇上業許臣以非無據之見矣但謂不必槩詆者亦非謂臣之槩不必詆也臣奉

旨浹旬見紛紛辭銜者俱得徼蒙

溫旨淵微

聖慮誠未可闕臣姑靜聽以有待不敢遽行補牘以溷

宸聰顧臣以言爲職者也當言不止一事若使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是爲自欺爲欺

君臣所不敢也况遇

聖明不諱之

朝而臣反默默處此乎臣聞春夏秋冬四時代治盛衰興廢理有固然盛衰者運也轉移之者人也蠱不幹不新剝不復不反聖人于治亂之際不能必其常治惟善新之而已我

朝自

疏草卷上

二祖掃逐元孽再造區宇一代紀綱法度酌古
準今兼善百王而一時臣工亦無不淵冰
凜而欽翼承者法以人維人以法勵也無
奈承平日久弊竇漸生文恬武嬉養成頽
俗循至逆璫竊柄百度冰澌三綱瓦裂天
于是篤生我
大聖人起而新之反士子于衣冠出黎民于塗
炭陰霾盡解宇宙重更

再造之功直與

二祖比隆矣比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旰食宵衣孜孜求治修省回

天召對法

祖蓋無一念不允叶

天意無一事不愜當輿情可謂極其憂勤極其
明聖矣固宜治隆于上俗美於下而以觀
于今何如也政事之頽隳如故人心之泄

沓如故兵民交訐盜賊充斥徵發則無兵
轉輸則無餉竟無以釋

九重宵旰之憂者蓋法紀敝而相沿人情靡而
難返賢者姑息自恕不肖者利于所行悠
悠忽忽已非朝夕卽欲自振勵人以爲異
已爲矯時功不補于

朝廷嫌已招于儕輩故寧負于上難負于下使
我

皇上終日乾乾而世道未泰者此耳臣請盡言
無諱可乎如綸扉重地

皇上旣籲

天下之矣一時夔龍稷契疏附後先固多抗直
守正毅然敢任之名賢亦豈無柔腸媚骨
失足呈身脂韋于前憤憤于後者乎體無
完膚尚甲顏而戀津要身爲射的猶角口
以肆玄黃此廉耻之維也喪則矜式何以

具瞻也耳目之司

皇上旣懸鐸求之矣一時宏議讜論嘉猷嘉謀
固多不畏強禦慷慨敢言之鳴鳳亦豈無
背公植私陰挑陽激乘機修隙濫薦示恩
者乎居身不淨羣小反效朋趨啓事不公
聖明漸生厭薄此衮影不能無愧則獻替何以
事

君也銓選以人事

君弓旌遍及將在野無畱良但今陳薪方積宜
如何疏通職方正在用武苞苴一絕卽九
邊無債帥而今干城所寄豈盡憑掄擇秩
宗有未興之禮教度支有未塞之漏卮水
衡多濫費之材爽鳩有不平之獄館選

盛典也今日庶常固卽異日之公輔遞傳衣鉢
久成貿易之規夫始進旣不光明何以儲
鼎鉉之駿業考選重事也名雖咨訪實多

援引之私交截俸參差何無畫一之法且
一咨而分數考殊開苟且之弊端至於外
吏玩愒益多在上者或表之不端無以示
正已率屬之範在下者亦鼎之不惜幾見
夫愛民急上之人以至脂膏盡于閭閻筋
骨疲於驛遞撫綏無法休息何期部伍多
紙上之虛名潢池有弄兵之赤子清汰不
聞消弭無術諸如此類未可悉舉總繇人
情積靡而法紀凌夷所致也臣以爲轉此
亦不難天下事在人爲之耳非挾山超海
無難能之事卽赴湯蹈火亦致身之常奈
何

堯舜之主獨明作于上而一時臣工盡泄泄承
之是居無事則有人遇急難則無人尸祿
位則有人任勞怨則無人也故法紀不振
飭不新人情不鼓舞不奮臣所謂極力擔

當實心任事者正今日之良劑也大臣能
任則無不舉之綱小臣能任則無不張之
目言官能任則無不悉之利弊守令能任
則民隱以恤邊吏能任則軍實以核輔臣
總任其任則天下以平矣伏乞

皇上俯念狂瞽之言或有一得

嚴勅大小臣工各體

聖主勵精至意凡百職掌力遵

祖制務使吞刀刮腸飲炭滌胃陋規弊竇洗剔
無遺則法紀明而人心靖于以上追

二祖遠媿唐虞可也

崇禎元年六月十九日具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嚮來大小臣工不肯實心任事皆繇舉刺
顛錯激勸無術今後科道官訪有不實營職
業但以虛文應的不時核奏重治以儆其餘

該部知道

糾逆黨遺孽疏

題爲謹叅逆黨遺奸以佐光明

聖治事臣聞漢臣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稀
非其類者鋤而去之夫非類之滋害也固
所當亟爲剪鋤而不容一日緩者也該臣
先具矯僞一疏奉有人數太多之

旨臣固言官也亦顧所言之人何如耳其人正
卽論一人焉而已非其人邪卽千百人何

畏焉故加銜諸臣自臣點破之後先後經
白簡論列已蒙

明旨處分者業已去其大半亦可以見臣之言
大槩不謬矣乃尚有漏網渠魁媚璫可據
者臣確搜之得五人焉是可不亟鋤之尚
使嗇于

聖朝以點光明之治乎

一曰原任戶部尚書張我續糾我續淫穢
者旣章滿公車臣不矚列但以接黔之故
動河南河工京邊銀或八萬或三萬或十
三萬雖各有款項而不明言兵數已屬可
疑至于搜括府州縣之四十萬全未開銷
科臣玄默爲推官署懷慶府事續取銀五
萬未見支銷已奉

嚴旨察勘處分胡然遽置之不問而且起用亞
卿且尚書且官保四時仕宦備于數月之

間說者謂進助大工者五千其名而輦送于崔呈秀者其數不貲也且得力處尤在我續一妾與魏良卿一妾爲姊妹二人認爲聯姻締交甚密及冰山失勢復邀溫綸仍僞銜以享盜餉媚璫之富貴是不可不亟爲提問追贓以助邊餉者也

一日通政使岳駿聲駿聲以昔庇張差一案被黜原屬公論及逆璫肆虐借挺擊之事修怨正人而駿聲遂爲霍維華奏薦起用駿聲用而疏一出于是王之冢被逮而鄭國泰還

朝矣六品曹郎不數年而九列及臣糾疏既上而猶冒陞銀臺此何地何官而可容斯人踞其上乎

一日工科右給事中潘士聞士聞以依附魏廣微而得考選遂反戈趙南星以自固

此已悖人理矣恐李喬崙發其居官之舊
穢乃先疏叅之其叅崙者卽以崙之原疏
謂其論周應秋當去而不去呂純如不當
來而來今公論旣明崙之去就宜當自裁
其論陳必謙者謂與王象春同謀併力排
擠善類而一時正人如孫杰等皆被裝誣
今已

召還必謙何以施面顏等語夫周應秋起用而

曰公論旣明今應秋何如士聞不當自裁
耶孫杰而曰正人曰善類今孫杰何如士
聞可施顏面耶且較士聞闡後叙頌璫則
曰

帝賚良弼庶績咸寧夫璫固良弼乎果

帝之所賚乎則士聞喪心悖理亦可見已

一曰南京總督糧儲侍郎呂圖南圖南臣
不識其爲何如人但以多年病廢之餘忽